

從自部首諸字之訓看『說文解字』的現代字源學反應

蘇 冰

1. 小引

『說文解字』不是字源學著作，但後世字源研究者無法漠視或繞過這一建樹，在探究字源時，總要參考『說文』的見解。然而，許慎的這本字書給後世的字源研究者留下了不少棘手的難題。他對字源不無暗示或間接提示，但確切的字源分析很少，而且不成系統，特別是他當時未能觀察到甲骨文，見到的金文也很有限。也就是說，他使用的原材料很多並非字源水準的東西。

那麼，面對字源解釋貧乏而且不儘可靠的『說文』，現代學者作出了怎樣的反應呢？特別是面對許慎之說不大符合甲骨文，金文的意象時，後代的研究者的態度如何呢？有延循，有補充，有修正，有折衷，也有否定。中國大陸研究者中間這幾種態度都可以見到。那麼，日本漢字字源研究界的情況怎麼樣呢？筆者打算以部首「卩」系列字為例，具體關注日本學界的不同反應，其中特別關心三位代表性人物的學說，他們是加藤常賢、藤堂明保、白川靜。同時，不想就事論事地停留於具體觀點的水平，希望進一步地探究方法論水平的異同。

2. 關於部首「卩」的本義

『說文_{十四下}』釋曰：「自(阜)，大陸也。山無石者，象形。凡自之屬皆從自」。其他古代字書大同小異，如『廣雅·釋丘』曰：「無石曰阜。」『爾雅·釋地』曰：「大陸曰阜。」『爾雅·釋名』曰：「土山曰阜，言高厚也。」此後，無論中國大陸還是日本，各種字書大都沿循上述界定，認為「卩」(自，阜)為象形字，義指土山，使用中引申用來指代丘岡、高地、階梯、坂坡。「土山說」已經持續了十幾個世紀，大家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自」為何產生了山丘、高地、階梯的意象，並未得到認真的驗證。想來，與其說許慎等人最先看出了部首「自」含有山丘、高原、階梯的意象，不如說是通過對含有「卩」的諸字的分析，發現「陵」有丘陵之象，「陸」有高原之象，「陞」有台階之象，然後，以逆向推理反證出了部首「卩」的本義。

然而，面對卜辭、鐘鼎文的各種字形，世人意識到雖然「自」被歸入象形字，但是看不出「自」有土山的影像。與象形性一目瞭然的「川」，「月」諸字相比，「卩」的象形原理相當費解。顯然，即使承認土山說的基本定義，也需要加上某種合理的解釋，否則難以自圓其說。為了解開謎團，眾人提出了種種假說。歸納起來，有兩條思路。一為旋轉象形說，一為直接象形說。



旋轉象形說相信「自」(卩，𠂔)原形為山巒 經過旋轉成為現在的形狀。具體而言，自自同類，自象小丘，自象山巒。△為小山，順時針旋轉 90 度為 𠂔。⊿為山峰，順時針旋轉 90 度為 𠂔。戴侗等人屬於這一派。此說似乎受到『說文』「自，小阜也，象形」的啟發。日本學者加藤常賢亦贊同戴說，認為此字為象形字，象山坡、山側。(加藤 1982:659)

直接象形說則認為「自」(卩，𠂔)直接表現著某種物體的形狀。至於象何物之形，有不同看法。

假說 A，「自」(卩，𠂔)直接象山巒之形。李孝定云：字之初誼，自自殆並為山之象形，字與山丘誼

同。乃後孽乳為數字，乃以丘山象山之數峰並峙，自阜象山之阪級峻峭峻嶒。(引自湯 1997:2086)

假說 B，「阜」(阜，阜)象台階、階梯、石磴。不論是甲骨文還是篆文都清晰地顯示了台階、階梯的形象，使用左耳刀的諸字不少含有昇降之義，因此，可以斷定「阜」義為階梯。

假說 C，「阜」(阜，阜)象帶台階或石磴的山巒。葉玉森認為，「阜」(原形為阜或阜)中的「丨」象山之高峭，「阜」中的「𠄎」，「阜」中的「三」均象三級阪級。不少學者或是接受了葉氏的觀點或是自發地產生出同樣的念頭。如有人認為「阜形示小山丘，三個台階是登高之階段」(辻井 1993:86)，也有人說「狀似可拾級而上的高大的土山的樣子」(程 2007:218)。可以說，這是一種聰明的推理，回避了 A 的山峰說同 B 的台階說的對立，通過將二者結合起來，使「阜」合理地含括了兩方面的意象。

假說 D，「阜」(阜，阜)為象形字，象積土層層壘起的粗實土墩，進而由土墩生發出山丘、坂坡、台階、山崖等意象。藤堂明保的這一見解同樣調和了山丘說同階梯說的對立，因為層土堆壘的土墩既類似於山巒又含有階梯的構造。(藤堂 1978:1412)此外，還有「阜」(阜)象斷崖、梯田、石梯等說。

假說 E，白川靜認為「阜」(阜，阜)為象形字，象神梯。他指出：『說文』稱「阜」為土山，但看不出此字的甲骨文含有任何土山的意象，阜(阜)形示階梯，但不是一般的階梯、台階，而是神靈從天而降或登高而去時使用的神梯。凡是含有左耳刀的字均與神梯意象有關。(白川 1996:1362)

如果說假設 A、B、C、D 屬於對『說文』「土山說」的補充性闡釋，是一種修正性的嘗試，那麼應當看到假說 E 的邏輯已經超越了修正的範圍，是一種試圖推翻『說文』傳統的嘗試，已經涉及到方法論水平上的原則性歧異。對此問題，本文第 4 節將進一步進行觀察比較。

3. 字源詮釋選要

然而，對於『說文解字』的「土山說」，不論是持沿循的態度，還是作出補充修正的企圖，還是進行推翻的嘗試，各種見解都比較原則化，不大容易看清諸說間的差異，只有當上述假設應用到含有左耳刀的諸字的解釋時，才能更清楚地看清各派的異同。

『說文』收左耳旁字 94 個(包括「阜」)。加藤常賢、藤堂明保、白川靜三者均釋之字雖僅有 33 個¹⁾，但足以看出意見分歧之所在。由於三人字源學說不同，關於這些字的本義的見解也大都有一定距離。先聽取中日其他學者的有趣意見，然後觀察三人的學說。

先看眾人意見比較接近的二字。

陷 『說文_{十四下}』釋曰：「高下也。一曰陷也。從阜從陷。陷亦聲。」大陸學者大多從前說，即同意該字義為從高處跌落，至於「陷」通「陷」之說似乎沒有受到認真的對待。眾人均同意「陷」為人入穴之象形，加上有高處之義的「阜」後「陷」形示人落入陷阱之中。(程 2007:868，吳 2001:830，熊 2007:237，竇 2005:53)



加藤常賢認為此字屬於「阜」(山丘)加「陷」的形聲字，「陷」之音表坎(落下)之義，故「陷」義為從高處落入坑穴。(加藤 1987:641)藤堂明保認為此字屬於會意兼形聲。「陷」為「人」加「白(穴之形)」，屬於會意字，義示人落穴中。「阜」為土堆，因此，「陷」義為人落入土坑中。(藤堂 1978:1418)

白川靜認為此字屬於形聲字。「陷」形示「人」跌入「白」形深坑，義為陷落(跌入陷阱)。「阜」乃神靈昇降專用的神梯，因此「陷」特指神梯前設置的陷阱。(白川 1996:193)

上述諸說之間雖有細節上的出入，結論相去不遠。然而，結論相近不等於方法相同。事實正是如此，不同的方法論卻導出了相似的結論。關於這一點後文將詳加議論。

降 『說文_{十四下}』云：「降，下也。從阜從夆。」國內外學者觀察甲骨文，金文得出的一般結論是「夆」

為脚尖朝下的二足組合之形，加上義示山丘、高台、台階的「卩」構成「降」，因此，「降」義示雙足從高處走下，本義為下降。至於從哪裡走下，存在著一些細節性的分歧。(程 2007:366，左 2006:619，吳 2001:366，熊 2007:107，竇 2005:208)



加藤教授認為「降」屬於會意字，由「阜」(山側)加二足從上而下之態構成，義為自山坡走下。「夆」的發音本身含有降下的意味。(加藤 1982:157) 藤堂教授則認為「降」屬於會意兼形聲字。「阜」為土丘，「夆」義示走下，因此整個字明確地表現了從山丘走下的意象。(藤堂 1978:1418)

白川教授認為「降」屬於會意字，並指出：「降」不是一般的降下，特指神靈的降臨。神自神梯走下謂「降」，神，佛自天上光臨人間謂「降臨」。古人相信神居住於天上，所以有了神明自神梯而降臨的信仰。(白川 1996:494)

如果說，由於甲骨，金文的「夆」清楚地顯示出二足下行的模樣，諸家見解比較接近，且與『說文』不成對立。白川的神梯說雖然比較特殊，但不影響本義的理解，即不論是從山坡上下來還是從神梯上下來都是下來。也就是說，諸說的結論雖然有別，但對右半部分「夆」的解釋並無兩樣。

然而，關於以下六字的解釋有明顯的分歧。

陽 『說文_{十四下}』釋曰：「高，明也。從阜易聲。」似乎由阜形示山丘的思路出發，得出了「陽」本義為山南水北的結論。



但是，根據階梯說的邏輯，很多人認為「陽」本義為太陽。不過，細節方面略有出入。一說，「易」中的「日」指代太陽，「日」下的「一」表示高處，下面的「勿」形示光芒。左邊表示昇降之義的「卩」此處表示上昇。光芒四射的太陽高高昇起謂「陽」，亦指代太陽本身。(辻井 1993:86) 一說，甲骨文「一」下部分形示樹梢，「易」為太陽昇上樹梢之意象，從而指示太陽(程 2007:932)。一說，「勿」象飄拂的游帶，「一」示旗杆的頂砣，「易」形示太陽已然昇至旗桿頂上。(陳 2006:558) 一說，「一」象地平線，「易」象太陽從地面升起。(熊 2007:253) 一說，「易」象明燈高照，下面三撇義示燈光四射。(左 2006:617) 概括起來，左半的「卩」大都被認為原指土山，因此「陽」有了高處之義，諸家對此並無異議，分歧在於對「易」的理解。那麼，三位大學者的意見如何呢？

加藤常賢認為「陽」屬於形聲兼會意(亦聲)字。表示山坡之義的「阜」同表示太陽昇起的「易」組合。「易」同時表音。「易」之音有日光輝煌之義。「陽」義為日光照射的山坡。(加藤 1982:879)

藤堂明保認為「陽」屬於亦聲字。「易」本身是會意字，義示太陽光芒四射高高升起。「陽」為「阜(山丘)+易」，含光亮、清晰之義。(藤堂 1978:1430)

白川靜認為，「陽」屬於形聲字。其本義既非山陽亦非太陽，因為「易」中的「日」為玉石。「一」表示台子。「易」義示台上放著擁有靈力的玉石，玉石向下放出光芒。人們相信，受到玉光照射，人會精氣旺盛，魂靈煥發。「卩」乃神靈昇降專用的神梯。「陽」表示神梯前放置玉石，義為神靈的威光。太陽之義是後來出現的，不是本義。(白川 1996:1565)

防 『說文_{十四下}』釋曰：「隄也。從阜方聲。」同樣，分歧出現在右半部分「方」的理解上。一般認為「方」只是聲符，沒有什麼涵義，但三大家均認為「方」雖為聲符，亦含意象。



加藤常賢認為「防」屬於亦聲字，本義為堤壩。「阜」義為土山，而「方」之音有傍之義，因此，「防」義示兩傍呈階段上昇的土山，這也正是堤壩的斷面圖，所以「防」

有了堤壩之義。(加藤 1982:763)

藤堂明保則認為「方」為象形字，象把手兩端橫長之犁。「防」為亦聲字，「阜」(積土)加「方」組合之形，因此，「防」義指積土向左右橫向擴展延長從而可以阻擋水流的堤壩。(藤堂 1978:1413)

白川靜認為「方」形示橫木上吊著死者，這是一種驅逐邪靈的手段，設置於疆界之處。「阜」為神靈昇降專用的神梯。神梯前設置驅除邪靈的巫術手段「方」，謂「防」，目的是防範邪惡，保護聖地。「隄」亦為保護聖所的堤防。(白川 1996:1290)

陸 『說文_{十四下}』釋曰：「高平地。從阜壘聲。壘亦聲。」即平陸、陸地。中日學者大都接受此定義，認為「陸」屬於會意字，從阜，與地形地勢的高低上下有關，義指隆然高起的陸地、平坦的高地。不過，關於「壘」的構成原理，存在不同意見。



一說，「壘」上部為草莖生長之形，下為義示大地之「土」，因此「壘」義為廣袤的草原、大地。(辻井 1993:90) 一說，「壘」形示大土塊，因此「陸」指大陸、陸地。(吳 2001:500) 一說，金文 2 中的「介」形示原始草頂房屋。土山旁壘壘相連，呈現出陸地的景象。(熊 2007:136) 一說，「壘」為二「巫」和二「六」組合之形。「巫」指過濾包支架，「六」指房屋，「陸」義為土山上有許多房頂像過濾包那樣的圓頂房屋，由此產生人住在土山上之義，引申為陸地。(竇 2005:112) 一說，「壘」義為有土但無石，因此「陸」義指高而平的土地。(程 2007:498)

加藤認為「陸」屬於形聲字。「壘」之音表並聯之義。「阜」(小山丘)加「壘」構成「陸」義為小丘連綿不斷。(加藤 1987:598)

藤堂認為「陸」屬於亦聲字。「壘」為「土」，「八(擴展)」，「土」三者構成的會意字，義示土地高而平地擴展。「陸」義為隆起的廣袤的高地。(藤堂 1978:1425)

白川則認為「陸」屬於形聲字，「壘」為兩個「六」重疊之形。金文之「六」形似小小的帳篷。「卩」乃神靈昇降專用的神梯，因此，「陸」本義為迎神用的幕舍所在之處。後來產生出陸地、大陸等義。(白川 1996:1600)

限 『說文_{十四下}』釋曰：「限，阻也。一曰門欄。從阜艮聲。」舊說以為「限」同樣與山勢，山丘之義有關，義為阻隔，引申出極限、限定、限界之義。但是，觀察金文可以發現，「艮」上部為「目」，據此有學者提出了修正之說。一說，「限」義為登高遠眺，儘目力之極限而遠望。(辻井 1993:90) 一說，「限」左半



為高山，右半為人眼，人之視線為高山所擋，從而有了制限、限界之義。(程 2007:867) 一說，「艮」上部為目，下部表示面朝右之人，「艮」義示回頭反顧卻被阜所遮擋。(吳 2001:829) 也有「艮」非目之說，云「卩」指梯田，「艮」指轉身，因此「限」表示在梯田上走不遠便得折身，受到限制。(竇 2005:335)

加藤認為「限」屬於形聲字。義為小丘之「阜」加聲符「艮」。「艮」之音表艱難之義，故「限」義為行於山道之艱難。(加藤 1987:640)

藤堂認為「限」屬於亦聲字。「艮」為「目」加「匕」(匕首)義為用小刀在目的周圍刺青做成標誌。同理，在土地之邊境堆起土壠為標誌謂「限」。(藤堂 1978:1417)

白川認為此字非形聲字，是會意字。「卩」，「目」，「匕」組合之形。「卩」乃神梯。此處為神聖的場所，為了杜絕邪惡勢力進入，懸挂大大的「目」(可將災禍降臨於人的邪眼)，禁止通行。看到咒眼之「目」，人不得不駐足後退。退後之人(「匕」)在「目」之下，不得隨意行動，受到極大制約，謂「限」，因此有了有限、極限、限度、限制之義。(白川 1996:457)

陵 『說文_{十四下}』釋曰：「大阜也。從阜夔聲。」關於此字，多數人相信其本為動詞，義為攀登，後演申出丘陵、山陵、陵墓等名詞義。「阝」此處表示階梯，右半邊表示人一足踏地一足登高，（鄒 2007:202，吳 2001:488，左 2006:621）一說，右半邊象強調脚步之人形，合起來示意登高。（熊 2007:133）一說「夔」形示一人騎在另一人身上，因此「陵」喻較一般土山為高的丘陵。（竇 2005:10）



加藤解釋說，「陵」是形聲字。「阜」乃山丘，聲符「夔」之音亦表高大之義，因此，「陵」義為中間高高隆起的山丘。（加藤 1987:645）

藤堂認為此字屬於會意兼形聲。「夔」為「陸」之簡體（夨）加「夂（足）」，形示腿部肌腱突出隆起，用力登高。「陵」以「夔」為聲符，因此有了山脊之義，因為山陵同樣有突出的脊稜。（藤堂 1978:1427）

白川認為此字為形聲字。「阝」乃神梯。「夔」為「夨（迎神建築物）」加「夂（後退的足跡）」，因此「夔」義為祭祀自天而降的神靈的建築物。「陵」義為迎神設祀之處。「陵」大抵設於山麓，因此「陵」有了丘陵之義。天子之墓多建於此類地形中，因此又有了「陵墓」之語。（白川 1996:1616）

除 『說文_{十四下}』釋曰：「殿階也。從阜余聲。」大陸學者多承許說，釋「除」為名詞。（程 2007:99，吳 2001:107，駢 2007:46）一說，「除」義為梯田的剩餘部分，梯田呈台階狀，由此有了台階之義。而「除」之動詞義同樣原於梯田意象，因為梯田的多餘部分要被除去。（竇 2005:178）



加藤認為它是形聲字。「阝」表登高之台階，「余」之音表順敘之義，因此「除」義為次第整然之土階。（加藤 1987:642）

藤堂認為它屬於會意兼形聲。「余」為會意字，由鍬同「八（左右分开之意象）」構成，義示用鍬將土分开。「阝」表土堆，因此「除」形示用力推开礙事之土，義為推开、排除、推除。（藤堂 1978:1418）

白川認為它屬於形聲字。「阝」乃神梯。「余」形示帶把手的大針，屬於咒術用具。神梯前插入大針，以驅除潛伏於地下的邪氣惡靈，造就迎神的理想環境，此過程謂「除」。（白川 1996:782）

如以上八例及附表所示，關於「阝」的理解多種多樣，難以一言以蔽之。對甲骨文、金文與『說文』之間的距離或出入，諸人採取的態度不盡相同，而且有可能此一時彼一時地隨機應變。有時傾向於此，有時傾向於彼，有時試圖調和折衷。結果是形成了距『說文』傳統或遠或近的形形色色的假說，情況較為複雜。一般而言，大陸學者中贊同『說文』定說的人較多。雖有反對意見，多屬於片段見解，似乎無人豎起反對『說文』的旗幟。日本學者中，二藤大體屬於折衷派，基本上堅持『說文』的結論，但經常加以補充，並試圖用新方法來填補隔闕。唯有白川教授抱著懷疑眼光看待『說文』，指摘其不足或錯訛，並提出了「神梯說」的系統見解。

4. 字形主義對字音主義

概而言之，在方法論水平上，上述九例表明，對「阜」及左耳旁諸字的解釋呈現出二種傾向，一是就事論事水平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一是以某種方法論為依據，力圖邏輯一致地建立解說體系。一般來說，大陸學者多屬於前者，而加藤、藤堂、白川屬於後者。大陸學者的共同點在於將全部注意力傾注於字形分析上，諸般解釋的後面沒有自己一貫的理論背景。與之不同，三位日本學者雖無宣言，但始終追求方法論的一貫性，諸般解釋之間存在一脈相承的共同邏輯。

然而，白川學與二藤的方法論相去甚遠，某種意義上說存在著尖銳的對立。白川靜堅持的字形分析的

傳統方法。在此一點上，他與大陸學者相近，但他的方法論與眾不同。上述九例以及附表顯示，在白川教授看來，「卩」均為神梯，而非指代一般性的自然現象——土山、土墩、台階、山側等。這是因為，在白川學的基本邏輯中，漢字的誕生多原於占卜、祭祀等巫術活動。在他的心目中，殷商時代是個巫術的世界，存在著特徵鮮明的祝咒文化，祝咒的儀禮儀式融入了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所以，古人造字時自然而然地將巫術思維融入字形結構中。「卩」代表神梯，這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字源學的研究要求必須重視對甲骨文、鐘鼎文的具體考察，『說文』的最大缺陷在於少了這一不可或缺的步驟，但這不意味著只要認真觀察古字形本身就足夠了。字形觀察本身重要，用例驗證同樣重要。比如，有學者觀察到甲骨文、鐘鼎文之「阜」成台階狀，因此得出了「阜」象梯田的結論。「阜（阜）象梯田」是個十分有趣的假設，而且後面很可能有統一方法論——「先民的生產勞動創造了文字」——的支撐，但是，首先需要證明殷商時代已然造有梯田，而且卜辭、彝器銘文中有關於梯田的記錄。字源研究不是簡單的「看圖說話」，字形本身提供的證據遠遠不夠。而白川教授清楚地知道「孤證不信」是字源學研究的常識，特別重視實例驗證。如他分析字形後認為「陟」屬於會意字，是「降」的反義字，意味著神靈憑神梯而登天，同時提出了古代用例作為旁證。例如，『詩經·周頌·閔予小子』中的「陟降庭止」之句意指迎接神靈降臨於中庭；『詩經·大雅·文王』中的「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之句意指文王之靈昇達帝所；卜辭中也有問詢「陟於祖甲」，「陟告於祖乙」的占例。（白川 1996:1122）字形分析、實例驗證合成了對「陟」的理解。

與白川學的字形主義相對，加藤教授、藤堂教授的理論原則是字音決定論。

如本文附表所示，加藤教授認為本文列舉的 33 字中有 31 字為形聲字，且在他的概念體系中，這 31 字無一屬於單純形聲字，均系會意兼形聲字。他認為所謂形聲字的義旁加聲旁結構中的聲旁很少屬於純粹的聲符，絕大多數兼具聲符和義符的雙重功能，也就是說所謂形聲字其實大多屬於亦聲字。

也許有人會說，漢人早已提出「亦聲」概念，加上「右文說」等學說，聲義相兼現象早已得到相當的關注，再加上清人的積極推進，如今聲兼義現象越來越受重視。因此，聲符表義並非加藤教授等 20 世紀學者的發現。

然而，加藤教授的學說並非亦聲說或右文說的簡單延伸，在字源學理論的根本水準上存在著重要的歧異。首先，他指出：真正的形聲字數量極少。「一般被認為是純粹表音的聲符其實表現著某種意義，本質上屬於會意字。」（加藤 1987:12）將其範圍加以擴大。這裡需要進行簡單的對比。如宋人王子韶云：淺，小也。水之小者為「淺」，金之小者曰「錢」，歹之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從「淺」者皆有小義。明人黃生思路相同。物「分」則亂，「紛」，絲亂也；「霽」，雨雪之亂也；「粉」，衣亂也；「鳩」，鳥聚而亂也；「棼棼」，亂貌也——從「分」者皆有亂義²⁾。王、黃二人所舉用例不同，但原理一致，即主張某個聲符具有一定的固定意義或意象，當該聲符和意符結合時，即使意符不同各字也會擁有某種音義上的相關性。可以認為，王、黃等人不過是發現了「淺」和「分」等聲旁的固定意象，將它們從單純聲符清單中移入兼義聲符清單中。儘管如此，兼義聲符仍屬於少數。要想將將少數變成多數，需要大幅度擴充兼義聲符的陣營。加藤教授正是這樣做的。例如「阿」為形聲字，其聲符為「可」。一般認為「可」僅是一個表音符号，但加藤認為「可」不是純粹表音之聲符，字音同時有表意之功，「可之音表句曲之義」，因此「阿」義為山川河流曲彎之處；同理，「河」指代走向曲折的黃河。如本文正文及附表所示，不僅「可」，他還將很多被認為是純粹聲符的字素歸入了會意兼形聲的清單中，從而使亦聲字大大增多。

但是，上述工作僅是一小步，更大的一步在於因音而類。不論是「淺」，「分」還是「可」，都是因形而類，即根據字形發現統一意象，加藤教授的第二步是根據發音確認統一意象。如「院」，形聲字，意

符為「阜」，聲符為「完」。他相信「完」之音表「垣」之義，所以「院」義為土墻，圍墻。也就是說，「完」與「垣」發音相同或相近而保持相近的涵義，因此用作聲符時可傳達共有的意象。再如「短」，一般認為「矢」為意符，「豆」僅僅是聲符，但實際上「豆」之音表「侏」之義，因此，「短」義為身材矮小。「豆」雖被公認為聲符，但同時兼行意符的功能。眾所周知，漢語音節甚少，同音字極多。如果認為同音即可能同義，那麼一個字素不僅有了字形的關聯，而且有了字音的橫向關聯，其結果當然是兼義聲符得以大量繁衍。加藤之所以認為百分之九十的漢字屬於非純粹的形聲字，純粹形聲字才是罕見之物（加藤 1987:12），其根據就在這裡。總之，在他的學說中，表義聲符之意象既可來源於該字作為象形字，會意字而先有的意象，也可因同音而轉生新義。

此後，藤堂教授繼續向字音起源說推進，相信只要字音相同或相近就必定有某種字義上的相同性。例如，「母、每、梅、媒、牧」諸字古音相同，同具有生產的意象。他進而將此學說概括為「單詞家族理論」，將加藤思路推向了極致。藤堂將三千多漢字歸納為 223 個字族，同一字族之字有著音義上的雙重聯繫。例如，「阜、腹、包」諸字屬於同一字族，因此「阜」具有隆起，鼓囊囊的意象。再如，「里、理、裏、鯉、吏、斨、斨、力、防、勒、夔、陵、綾、菱、凌」17 字屬於同一字族，它們發音相同或相近，其核心字素為「里、力、陵」。此字族的共同特徵在於棱角分明，具有稜線、紋路、筋脈突出的意象（藤堂 1998:100-4），具體而言，「力」為手臂筋力呈現；「夔」為腿部筋力呈現；「防、陵」為山嶺之稜線；「里」為田地之筋脈；「斨、斨」為犁鏵犁出壟線；「綾」為紋路明顯的織物；「菱」為菱角；「凌」為冰的稜線。

只要熟悉亦聲說的思路，誰都會舉一反三地推斷出含有聲符「夔」的諸字（「陵、綾、菱、凌」）可能含有相同或相近意象，但藤堂教授顯然大大超越了傳統亦聲說、右文說的邏輯，將它們同「里、理、裏、鯉、吏、斨、斨、力、防、勒」歸入同一組合中，大大提高了聲符具有的表意能力。誇張地說，從此海闊天空任憑馳騁。

藤堂教授的字族理論雖然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據音探義法的常規，但他的方法論還有更深的企圖，即主張文字源於聲韻，相信先有發音然後出現文字，推導出字音優先的字源學結論。藤堂指出，在理解漢字字源時，必須加入進而強調音韻學的探究，在漢字成立的最初過程中，發音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而其重要性一直沒有受到應當受到的重視。他這樣說：「無論怎樣堅持漢字屬於『表意文字』的主張，只要承認文字充其量是言語的視覺形態，那麼就會發現漢字不過是一種記號。這是毫無疑義的。在日本和中國，存在著漠視語言的話語性而僅僅考究字形的傾向，這種『文字學』傳統是極其危險而且有害的。現在這已經是毋庸置疑的道理。漢字字形所暗示的東西僅僅是語義的一道折影，並非『語義本身』。換言之，字形充其量也不過是漢語研究的一種輔助性手段。」（藤堂 1998:17）

面對二藤對傳統的字形字源思路的挑戰，白川沒有作出任何讓步。他堅持認為漢字字形本身即有發生性，「字形學是漢字字源研究的唯一途徑」，（白川 1984:6）研究文字學的課題必須把字源把握當作基本。在他看來，藤堂教授的研究完全屬於語源學研究，並非字源學研究，字源學同語源學有關，但畢竟不是一回事。雖然他同時也認為承認很多的形聲字並非純粹形聲字，但亦聲原理不是原於字音，而是由字形決定的。例如，「余」是咒術用具的大針，因此，「除」義為驅除邪氣惡靈，「途、徐、涂」諸字皆從「余」，有驅除水中邪惡之義。此外，白川教授還握有他的傳家法寶，即上面提到的對甲骨文，金文的深入而全面的理解，只要他要求提出字族說的古文字用例，就很難答復。

就方法論而言，二藤的字音主義相當新穎甚或極端，其中藤堂又勝於加藤，屬於標準的先鋒派。相形之下，白川的神梯說雖然將文化人類學理論導入字源學研究中，顯得相當特別，但其字形主義並無任何先鋒色彩。

5. 小結

如甲骨文所示，「阜（阜，阝）」不含山丘的意象，其本義似為某種階梯、台階，想來應用中產生昇降、高下之義。「阜」所含土山，丘阜之義之用當是後來發展出來的，而高大、繁盛之義出現更晚。篆文與古文字之間的不一致導致了後世解釋的困難，提供了各持己見的條件。同時，對『說文』持有的一貫態度也成為一種促媒，堅持性的、修正性的、調和性的、否定性的企圖也推動了眾說紛紜局面的形成。

概而言之，若以『說文』為基準排列，大體位置是，大陸學者多持贊同或修正的態度，二藤在結論上接近『說文』，但作出了很多調和的努力，白川學距『說文』最遠。

大陸學者的見解中很難看到統一方法論，就事論事，看圖說話似乎是大家的共同習慣，但三位日本學者均堅持某種一元論的方法論，他們堅信作為一位夠格的研究者，首先必須持有一元論的方法。也許有人會提問：我們為什麼一定需要一元論的方法論？「機會主義」式地分別對待為什麼注定失敗？這也是筆者的疑問。

在方法論方面，若以『說文』為基準排列，大體位置是，大陸學者及白川教授同樣使用傳統的字形分析法，而二藤提出了字音決定論的假說與『說文』相距甚遠。儘管如此，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最為先鋒的藤堂學說的具體字例解釋並未同『說文』假說形成對立，可以說經常填補了古文字同篆字間的隔閡，但採取傳統方法的白川學與『說文』的歧異一目瞭然。方法論同分析實踐間的反擰局面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

附表：諸家見解一覽

除了以上九例（阜，陷，降，防，限，陸，陽，陵，除）以外，三者還共同涉及下列二十四字。

	許慎	加藤常賢	藤堂明保	白川靜
阬	門也。從阜亢聲。	形聲。阜（山丘）加亢。亢之音表高之義，故阬義為高丘。（加藤 1982:161）	會意兼形聲。亢有筆直之義，故阬義為挖成的大土坑。（藤堂 1978:1413）	形聲。亢有直下之義，阬為神梯前之坑，用來埋入犧牲。（白川 1996:499）
阪	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也，一曰山脅也。	形聲。反之音表斜坡之義，為山之斜面類的地形。（加藤 1982:787）	會意兼形聲。反乃弓形，有傾斜之義，故阪義為坡道，山坡斜面。（藤堂 1978:1413）	形聲。阪特指神域的陡坡，坂指一般的陡坡。（白川 1996:1290）
阿	大陵也。一曰曲阜也。從阜可聲。	形聲。可之音表句曲之義，故阿義為山川河流曲彎之處。（加藤 1987:639）	會意兼形聲。邊緣呈鉤形的高地或有邊緣有鉤形缺陷的高地。可之音有鉤形之義。（藤堂 1978:1414）	形聲。可義為用樹枝丁敲擊神器向神明請求許可。阿義為於山陵曲處舉行禮儀。（白川 1996:3）
阻	險也。從阜且聲。	形聲。山山相重。且表重疊之義，故阻有險阻之義。（加藤 1982:640）	會意兼形聲。土石堆積造成障礙。且表示重疊相積之意象。（藤堂 1978:1415）	形聲。且含阻遏之義。阻指神梯前設障礙阻撓外敵入侵。（白川 1996:973）
阼	主階也。從阜乍聲。	形聲。乍之音表答酢之義。主人迎客時所立之階。（加藤 1982:437）	會意兼形聲。乍通作，含站立之義，阼指主人迎客時所立之階。（藤堂 1978:1416）	形聲。主人登堂時所踐之階。乍通祚，乃與神事有關之字。（白川 1996:973）
附	附婁，小土山也。從阜付聲。	形聲。付表隆起之義，故附義為山巒側面隆起之處或小土山。（加藤 1982:823）	會意兼形聲。將土貼附堆攏而成的土堆之形。付為人加寸，形示緊貼於他人，有貼付之義。（藤堂 1978:1416）	形聲。付有附加之義。阜象神梯。附義為追隨神靈至此，附和神靈而祭。（白川 1996:1362）
院	堅也。從阜完聲。	形聲。完之音表垣之義，故院義為土墻，圍墻。（加藤 1982:339）	會意兼形聲。完含完全圍繞之義，故院義為圍墻。（藤堂 1978:1418）	形聲。原字為寘，院屬於異體字，義為有垣的建築物。（白川 1996:43）
陞	昇高階也。從阜望聲。	形聲。望之音表並比之義，故陞義為排列著登山的台階。（加藤 1982:836）	會意兼形聲。望為會意兼形聲字，義為土階整齊，再加上阜，更為明確地示明台階之義。（藤堂 1978:1420）	形聲。望義示台階上有人並立。陞義為台階，特指廟堂所設高階。（白川 1996:1405）
陣	陳也。列也。從支陳聲。	形聲。原字為陳，陳之音表列布之義，故陣義為布列。（加藤 1987:642）	會意。原字為二東加支，後省略一東加卩成陣（陣乃俗字），義為戰陣。（藤堂 1978:1420）	會意。原字為陳。陣義為神梯前排列戰車，此處當為大軍的本陣。（白川 1996:873）
陰	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從阜侖聲。	形聲。阜乃山丘。侖之音表闇之義，故陰義為山巒之黯處，即山陰。（加藤 1987:642）	會意兼形聲。侖為云加今（同含，封閉），故陰義為日光不到的陰處。（藤堂 1978:1420）	形聲。侖為云（雲氣）加今（栓塞），義為封閉雲氣，神梯前封閉玉石之光，謂陰。（白川 1996:44）
險	難也。從阜僉聲。	形聲。阜（大山）加僉。僉之音表亼（匯集）之義。險義為高山相集。（加藤 1982:375）	會意。僉乃會意字，亼（匯集）加二口加二人。險義為山頂尖削聳立。（藤堂 1978:1422）	形聲。僉示二人並立手持卩（祭器）禱告。險義指為保護聖地而行祈禱儀式。（白川 1996:440）
陳	宛丘也。舜后媯滿之所封。從阜從木申聲。	形聲。阜乃山丘。陳義為山丘四面高隆，中央低下。（加藤 1982:573）	會意兼形聲。古字為二個東（囊袋）加支。陳為古字之簡體加阜，義為土囊排列。（藤堂 1978:1423）	形聲。神梯前放置東（囊袋），示意陳列供品。（白川 1996:1126）
陶	再成丘也。在濟陰。從阜匍聲。	形聲。阜乃山丘。匍象灶坑上置釜一樣，故陶義為二重山巒。（加藤 1982:667）	會意兼形聲。匍為缶（瓦器）加冫（圍繞）陶之原字。後加上阜表示不停地揉搓黏土。（藤堂 1978:1424）	形聲。匍形示於窖中燒制瓦器。阜乃神梯。陶義為神梯前燒制陶器，特指供神用陶器。（白川 1996:1202）

陪	重土也。一曰滿也。從阜音聲。	形聲。阜乃山丘。音之音表二重之義，故陪義為再成丘。(加藤 1982:758)	形聲。音乃聲符，陪義為陪伴，陪同。(藤堂 1978:1425)	形聲。阜乃神梯，陪義為陪坐於神聖座席旁。(白川 1996:1271)
隆	豐大也。從生，降聲。	形聲。阜乃山丘，聲符為降，降之音表高大之義，隆義為山丘中央高高隆起。(加藤 1987:645)	會意。降之簡體加生(草木向上生長之象)，表示抵抗落力向上隆起之義。(藤堂 1978:1426)	會意，阜乃神梯。夂乃向下的足跡。隆義示神靈降臨於神梯前之社，示神威之隆盛。(白川 1996:1607)
隅	陬也。從阜禺聲。	形聲。阜(山丘小而高)加禺，禺之音表區之義，隅之義為山下彎曲狹窄之處。(加藤 1987:645)	會意兼形聲。阜為土堆。禺象大頭之人。隅義為角落。(藤堂 1978:1428)	形聲。禺象呆然而坐的偶人。神梯前置放偶人為隅，屬於不可接近的神秘場所。(白川 1996:378)
階	陞也。從阜皆聲。	形聲。阜乃登阜之階，皆之音表排比之義，階義為登山之階排列整然。(加藤 1982:152)	會意兼形聲。皆義為整齊排列。階義為階梯。(藤堂 1978:1428)	形聲。人祈神降臨，而神予以回應一起降臨，謂皆。階原指神降臨時用的階梯。(白川 1996:142)
隊	從高隊也。從阜聲。	形聲。阜(大丘)加。之音表下垂之義。隊乃墜之本字，義為從大丘高處落下。(加藤 1982:663)	會意兼形聲。象肥猪。隊為阜(土堆)加，示沉甸甸的堆土。後來此義由堆來表示。(藤堂 1978:1429)	會意，阜乃神梯。為犧牲之獸。神梯前置放犧牲，謂隊，表示天神降臨之地。隊為墜落之原字。(白川 1996:1305)
隔	障也。從阜隔聲。	形聲。阜(山丘)加隔。隔之音表障之義，隔義為以山丘為障。(加藤 1987:646)	會意。隔，瓦器之象形，有隔離之義。隔為阜加牆隔，義為以牆等隔離。(藤堂 1978:1431)	形聲。隔為神梯前置陶器隔，由此彰明聖俗之別，本義為聖俗分隔。(白川 1996:164)
際	壁會也。從阜祭聲。	形聲。祭之音表相會之義，故際義為兩壁相接。(加藤 1982:425)	會意兼形聲。阜乃牆，祭義為用手(又)擦淨祭(示)肉(月)，際義示兩壁擦接。(藤堂 1978:1432)	會意。際義示神梯前置祭台(示)用手(又)捧肉(月)祭祀。此處為神人相交之處。(白川 1996:598)
隱	蔽也。從阜隱聲。	形聲。阜(山側)加隱。隱之音表蔽之義。隱義為因山巒相隔而不可見。(加藤 1982:62)	會意兼形聲。隱乃會意字，上部為爪(手)加工加日(手)，義為藏隱，下為心。隱義為隱身於牆壁後。(藤堂 1978:1432)	形聲。隱示雙手持工(祭具)，一手為工上之爪，一手為工下之又，於神梯前悄聲隱密地祈禱。(白川 1996:47)
障	隔也。從阜章聲。	形聲。阜(山丘)加章。章之音表眇之義，即阻止、防止之義。(加藤 1987:647)	形聲。阜(壁)加章(聲符)，義為遇到平面而受阻。(藤堂 1978:1433)	形聲。章含遮擋之義。阜乃神梯。障義示遮護聖所，並生出隔離，妨礙之義。(白川 1996:872)
隣	五家為鄰。從邑隣聲。	形聲。本字為鄰，隣為俗字。鄰為邑加隣。隣之音表連之義，鄰義為相連之鄉邑。(加藤 1987:648)	會意兼形聲。阜(土牆)加隣。隣為會意字，義示鬼火連綿。隣含物事相互連結之義。(藤堂 1978:1434)	會意。隣義示在聖所將人刺死，然後作為犧牲奉獻於神梯之前，並發出了磷火。(白川 1996:1629)
墜	敗城曰墜。從阜奎聲。	形聲。阜(城阜)加奎。奎之音表毀，落之義。墜義為城阜毀壞。墜，墮同字。(加藤 1982:416)	會意兼形聲。阜(土堆)加二左。奎示土崩落，成參差不齊貌。墜義為土堆崩落。墜 墮 墮同字。(藤堂 1978:288)	形聲。阜乃神梯。左乃手持祭具工之態。墜義指作為供品的祭肉。墜義示獻祭肉給土地神。墜，墮同字。(白川 1996:1026,253)

注

- 1) 『說文』所收 94 字中，加藤釋 33 字，藤堂釋 61 字，白川釋 61 字。後二者均釋 61 字純屬巧合。數字相同，但選字略有出入。藤堂共釋 82 字，白川共釋 83 字，同樣略有出入。藤堂所釋 82 字中有 21 字未見於『說文』，白川所釋 83 字中有 22 字未見於『說文』。
- 2) 除王，黃二人所舉之例以外，還有其他經典表述。如漢人許慎云：陷，高下也。一曰陟也。從自從召。召亦聲。晉人楊泉云：在金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宋人戴侗云：「昏」本為日之昏，心目之昏猶日之昏也，或加「心」与「日」焉。嫁娶必以昏時，故因謂之「婚」，或加「女」焉。清人段玉裁云：娠，凡從辰字皆有動義。震，振是也。（『說文十二下』：女妊身動也。）

文献

- 許慎,1989,『說文解字』(大徐本),北京,中國書店影印。
- 段玉裁,1998,『說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湯可敬,1997『說文解字今釋』,長沙,岳麓書社。
- 程孟輝等,2007,『古代漢語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 徐無聞等,1991,『甲金篆隸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 吳潤儀,2001,『漢字詳解字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竇文宇等,2005,『漢字字源——當代新說文解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 左民安等,2005,『細說漢字部首』,北京,九州出版社。
- 左民安,2006,『細說漢字』,北京,九州出版社。
- 陳政,2006,『字源談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 鄒曉麗,2007,『基礎漢字形義釋源——說文部首今讀本義』,北京,中華書局。
- 熊國英,2007,『圖釋古漢字』,濟南,齊魯書社。
- 駢字騫,2007,『中華字源』,瀋陽,萬卷出版公司。
- 加藤常賢,1982,『漢字的起原』,東京,角川書店。
- 加藤常賢等,1987,『角川漢字字源辭典』,東京,角川書店。
- 山田勝美等,1995,『漢字字源辭典』,東京,角川書店。
- 藤堂明保,1998『漢字語源辭典』,東京,學燈社。
- 藤堂明保,1978『學研漢和大辭典』,東京,學習研究社。
- 藤堂明保等,2007,『漢字源』,東京,學習研究社。
- 白川靜,1984,『字統』,東京,平凡社。
- 白川靜,1996,『字通』,東京,平凡社。
- 辻井京雲,1993,『圖說漢字形成事典』東京,教育出株式会社。

The Reactions of Modern Etymology to “Shuowen Jiezi” :

Interpretion of Fu Radical as Examples

SU Bing

Abstract : "Shuowen Jiezi" left quite difficult problems for modern researchers of Etymology.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Fu radical is one example. Modern researches face the task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when reading inscriptions on bones, bronze fonts and Zhuanwen. Modern scholars have to make a choice among following the hypotheses established by Xu Shen, or negating them, or making some modifications to them. Various attitudes toward these hypotheses have led to divergent views. This paper tries to view the reactions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Japanese ambassadors (Kato Jyoken, Todo Akiyasu, Shirakawa Shizuk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perspective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regarding Xu Shen's hypotheses.